

# 妈妈的眼泪

□ 陈琳芸

餐桌前,王淑敏红着眼圈,面前是未动的饭菜,手里拿着手机,眼泪还在眼眶里打转,坐在那边微微有些愣神。

我轻声问道:“是想孩子了吗?”旁边的张冉看了看王淑敏,点了点头。一时间,一桌子的女生忽然就陷入了沉默,大家默默无言,各自想着心事。

我加入中国铁建已经第八个年头了,虽然早已习惯了漂泊,但是家人却是心中永远的牵挂。刚参加工作,自己年少,不懂得离别的苦楚,只知道要去一个新的城市,认识新的朋友,那种兴奋一直伴随着我。离别前,母亲背着给我收拾好的行装,嘴里反复重复着一句话:“孩子,到了给妈打电话。”我使劲摆摆手:“知道啦,知道啦!”到了地方,早把打电话的事情忘了,忙到晚上回宿舍,才发现手机已经没电了。刚充上电开机,电话立马就过来了,我一看是父亲打过来的。接了电话,我的“爸”还没说出口,就听到父亲在那边对我吼道:“咋才接电话?!你……”父亲话没说完,电话就被母亲抢了过去:“芸芸,到了吗?”“到了,妈。”“到了就好,妈给你打了几个电话你都没接,担心你出了什么事。”“没事儿,妈,我大了,别担心我……”我心里有些发虚,因为我分明听到电话那头母亲的声音有些哽咽。那一刻,我有些自责。母亲,我坚强的母亲,只因为我没有回电话,就担心到流泪。

母亲年轻时是裁缝,手艺在我们小镇上也算有些名气。同时出名的还有母亲的外号,大家喜欢叫她“老面”。母亲的“面”不仅仅体现在加工服装上,还有为人处世。无论遇到多么刁钻的顾客,母亲都是一脸和

气。性格的“面”让母亲吃了不少亏,顾客随便挑挑毛病,母亲就要加班加点到深夜。顾客讨价还价,母亲也从不过多辩解。刚开始的几年母亲和奶奶的关系不太好,因为母亲从小家庭条件优越,姥爷舍不得让母亲干活,早早送她去学裁缝手艺,因此,嫁给父亲后,经常被奶奶训不会做饭,不会收拾家务。母亲从未反驳过,只是默默地做好自己的事情,学习做饭,学习照顾一家人。那时的母亲,即便受了再大委屈,也总是呵呵一笑。日子就这样温柔如水,缓慢而悠长。

后来,母亲改行做服装生意,每个月都要坐夜班大巴车去武汉拉货,第二天晚上回来。商铺和我家只有两条街的距离,一般都要留个人在店铺看门。那日,母亲进货回来,兴冲冲赶回家里,给我带了一兜零食,说:“这是那边(武汉)有名的小吃,我排了半个小时,终于买到了,你快吃吧。”我撒娇道,“妈,晚上陪我睡吧。”母亲点了点头,也是那一次,母亲的商铺门被人撬开了,刚进的几百套西装被盗窃一空,家里一下子损失了好几万元!然而那年祸不单行,父亲的一个朋友突然自杀身亡,而作为他的贷款担保人,所有的债务都由父亲承担,家里一下子背负了巨额债务。为了还债,父亲和母亲被迫卖掉了当初手盖的二层小楼,父亲的摩托车也被抵了出去。我们一家人在外租一个小小的平房,那时,最怕的是过年,小小的家里挤满了债主,逼着父母还钱。每到那时,不善言谈的母亲一边要照顾我们,一边还要安抚那些债主。那些说要去父亲单位闹事的人,都被母亲给劝了回来。我不知道那时的母亲是如何度

过每一天的,只知道在我们面前,她从没有掉过一滴泪。每天,我在睡意朦胧中总能看见一个忙碌的身影,在缝纫机前赶工,做活……是母亲的隐忍和坚强,帮助我们度过了最困难的那几年。

我的母亲,很少因为生活的重担而流泪,却常常因为子女的小事儿流泪。

在我上中学那会儿,当时父亲出差,我中午放学回家后,却发现家里没有像往常一样备好饭菜。疑惑的我接到母亲的电话,母亲说:“来卫生院,妈妈在这呢。”我一路小跑去了卫生院,母亲坐在手术室前有些紧张,见我过来,说:“妈妈一会儿进去做个小手术,你等着妈妈,一会儿回去给你做饭吃。”母亲腰上长了一个脂肪瘤,医生建议做个小手术割掉。我在手术室外等了半个小时,母亲扶着墙慢慢走了出来,看见我高兴地笑笑,说:“别担心,小手术,看妈妈自己都能走了。”回到家里,母亲不顾术后的疼痛,给我做了我爱吃的饭菜。吃饭时,母亲看着我忽然红了眼眶,我问道:“是不是很累?”“妈妈摇摇头,说:“不疼,妈妈第一次做手术,总害怕自己下了手术台。万一我不在了,你可怎么办?妈妈怕没人照顾你。”

参加工作后,母亲经常会给我打电话,询问我的工作环境,衣食住行,事无巨细都要我说一遍。听父亲说,我出嫁那天,母亲背着我们哭了好几天。多年后,当我也成为母亲,才真正理解了母亲的眼泪。在中国铁建的这些年,辗转了几个工地,站在暴晒的太阳下,挖一天的沟,回家脸上脱了一层皮,我忍住没哭;连夜赶资料,加了几个通宵班却被监理一句话否决时,我忍住没哭;做现场安全员,每天来回步行十多公里,脚上磨出了血泡,我忍住没哭……我坚强了那么久,却抵不过自己女儿在视频里的一句话,眼泪总是不自觉地在眼眶里打转。女儿说:“妈妈,我想你了,你回来陪我玩好不好?”

妈,我也想你了,有空我一定回家陪您!

作者单位:中铁十六局电气化公司

## 李良苏长篇小说《一个士兵的哨所》获奖

本报北京6月15日讯

(记者赵渊青)第三届海峡两岸新媒体原创文学大赛日前揭晓,《中国铁道建设报》原中铁十七局记者站站长李良苏创作的长篇小说《一个士兵的哨所》获得优秀奖。

这次海峡两岸新媒体原创文学大赛由中国出版集团公司主办,受到文学界和新闻出版界广泛关注。参赛作品主要来自内地及港澳台地区。

《一个士兵的哨所》是一部关于人与生活的故事,讲述一个士兵在部队成长和在大漠荒原执勤的经历。

李良苏,2015年退休后仍笔耕不辍,近3年来,先后出版了小说《映山红盛开的时节》《后河的故事》《巴图鲁的秘密》,散文集《昆仑世界》《青藏高原动物传奇》,反映筑路生活的特写通讯集《唐古拉山不会忘记》《在远离祖国的地方》《对一条铁路的思念》等。

## 夜的眼睛

□ 陈雪芹

过晚饭后,云还窝在山的弧线里,我踏着散落的余晖,跟项目几位同事去工地值夜班。

施工现场在广州市白云区国道G106旁,我们要在国道上空再建高架,以缓解进出白云机场的交通压力。每天七点一到,北行的路段就开始热闹起来。

这个季节,是新生的季节。广州的市花木棉已长出新叶,不断有人在树下捡起完整的花朵,晒干后煲汤或者做药材用。各种颜色的马蹄甲虽然蒙上了一些灰尘,但也竞相绽放。六点多时,晚霞的颜色绚丽而多变,月儿才似弯钩,温热的风徐徐吹来,城市的霓虹渐渐升起了。因邻近机场,不断有飞机从这里起降,迎来送往,离合聚散。这座城市的夜啊,生动而丰富。

项目驻地离工地很近,几分钟就能走到。六点半的时候,监理单位过来检查桥梁墩柱保护层厚度,技术员和测量员配合着监理人员的工作。等这些项检查工作结束后,墩柱还需复核模板位置,检测合格后才能浇筑混凝土。

天色已经逐渐暗下来了,刚刚盘在头顶的一堆堆蚊子也追光去了。复核墩柱模板过程中,发现中心位置有

## 我的铁道兵父亲

□ 王玲玲

1976年,一名年仅17岁的小伙子光荣地成为一名铁道兵战士。他把青春和汗水奉献给了铁道兵,他把热情和忠诚奉献给了自己的事业。他就是我的父亲——王宝贵。

1976年到1984年,父亲把最宝贵的青春献给了南疆铁路乌鲁木齐车站。这条铁路线是联系南北疆的重要干线,或许车站很小,在地图上根本就找不到它的痕迹,可是它是通往南疆的交通要道。父亲和一批批年轻人来到这“一年一场风,从春刮到冬”的地方,每天都坚守在工作岗位上,每天都用饱满的热情默默守候着乌鲁木齐车站。

1979年,中苏关系紧张,部队决定在南疆线调运军用物资并设防,而父亲则是物资调运队伍的一员。为了保证物资运送到指定地点,他在搬动铁路道岔时,不慎摔成重伤。虽然受了伤,但父亲说为了这一车物资值得。乌鲁木齐车站也成了见证我父母爱情的地方,1980年,我的父母在这里举行了一辈子难忘的婚礼。

1984年,铁道兵集体转入铁道部。父亲顺利通过警察考试,脱下了军装又穿上了警服,成为中国铁建的一名警务工作者。虽然不从事施工生产,没有直接为企业创造经济效益,但是同父亲一样的铁建警察们,甘为铁建保驾护航,哪里需要就去哪里,确保企业安全。父

亲解决的纠纷、处理的事情不计其数,他总能把道理说到人的心坎上,让人心口服。不管到哪里,认识父亲的人都竖起大拇指。王所长真厉害!

在我的记忆里,父亲经常出差,早早起来就背起包,奔赴需要自己的地方。记得我上初中时,有一天早上,父亲早早起来在厨房做饭,我问:“爸爸,又出差啊?”没想到一个七尺男儿竟然流下眼泪:“闺女,爸爸只想给你做一顿早饭。”是啊,作为铁建员工,常年奔波在外,把自己的热血奉献给了事业,给闺女做一顿早饭竟成了奢望。在父亲的影响下,我们一家人也都成了忠实的“铁道兵”。为了追随父亲,母亲辞去新疆的教师工作,调入中国铁建,成为一名铁建员工。而我和老公都是名副其实的“铁二代”,毕业后都投身于铁建事业,为铁建继续奋斗。

父亲有一本影集,承载着当铁道兵时的记忆。父亲经常翻阅,给我们讲过去的故事,父亲的事迹几天几夜也说不完。每每给我们讲述铁道兵的故事,父亲眼中都是光荣和自豪。从小父亲就是我的偶像,从他的故事中,从他的身上,我看见了开朗的性格和不畏困难、吃苦耐劳、热爱工作的精神,而且也耳濡目染,以父亲为榜样,热爱工作积极进取,为铁建贡献自己的力量。

作者单位:中铁十八局四公司

我遥远的事情,是别人的事情。但当我来到施工现场,看着一根根桩柱立下去,一根根墩柱立起来,一座座桥梁架起来时,感觉它们也承载了我们一个个的梦想和希望。每一点改变,都有一份心血浇筑在其中。

工作快六年了,大部分时间都在项目上。夜在空中流动,关于夜的思绪也不断涌现,除却工作的艰辛,项目上的夜晚是丰富而有趣的。记得实习时,我们在肇庆封开建码头,刚毕业的几个年轻人,也是在工地的夜晚,一起畅谈理想与未来。后来去了天津项目,我们在这座海滨城市的仲夏之夜,一起烧烤,喝酒唱歌。再后来又去了大连,在租住的高楼上,看海上明月共潮生。

晚上九点多时,测量人员要赶往下一个点报检,施工人员继续在现场等候打混凝土。身为女性,太晚留在工地,反而需要照顾,我便先回项目部。归途经过北村高速路口,常有人拎着大包小包蹲在路口候车,也有司机在附近招揽乘客。看到这种场景,我总会忆起读大学时乘长途车上学,也是这样大包小包,半夜时分在高速路口被放行,再找车回学校。等待的过程十分忐忑,怕收费过高,怕遇到坏人,幸好每次均是平安抵达。

夜的眼睛里,装下了许多故事,青春的不羁,成长的焦虑,生活的艰辛。在夜更深的时候,这些故事也就安静下来。花香继续流动,思绪尽管徘徊,黎明随之而来。

作者单位:中国铁建港航局一公司

今年4月中旬,原铁道兵八师子女学校四班、五班同学和4位任课老师在四川省万源市聚会。当年,铁八师的指战员奉命在这里修建襄渝铁路。从1970年到1973年,铁八师的子女在驻地部队子女学校读书。现在,老师们都年逾古稀,同学们也即将步入花甲之年。虽然离别44年,但万源学校旧址在大家心目中是那么魂牵梦萦,难以忘怀。师生们从全国各地会聚万源,故地重游,祭拜烈士陵园,寻访学校和家庭旧址,倍感亲切。

最令人感动的,莫过于原铁八师四〇团四营教导员吴国富女儿吴丽萍费尽周折,寻访老房东的故事。

吴教导员一家来到襄渝线后,住在万源县罗文坝严登堂家中。严登堂家3间主房,腾出两间给吴教导员家住,足见当地老乡对铁道兵的无私支持。两家和睦相处,亲密无间。谁家有好吃的,都送给对方一份。严登堂家中有什么事情,村里的乡亲有什么困难,吴教导员和营部官兵都鼎力相助。山上的农田需要浇水,部队就将施工用的抽水机借给他们;通往村后的桥坏了,部队就及时修复。连队开荒种菜,严登堂及乡亲们就将粪便送到地头;每到春暖花开的4月,乡亲们

我是谁  
没有人知道远方的我  
在漫长的黑色深夜里  
用沾满泥巴的双手  
铿锵谱写  
工地奋战的乐章

我们背井离乡  
我们一路漂泊  
大家庭的温暖  
让形单影只的我们发现  
除了烈日当头  
还有很多火热的心与我们做伴

我们齐心协力共同奋战  
我们敞开心扉自由交谈  
我们来自五湖四海  
头顶是同一片蓝天  
我们说着不同的方言  
却成长在同一个家园  
我们严守安全质量大关

## 寻访老房东

□ 吴聚云

就把新采摘的鲜甜樱桃送往部队。严登堂的女儿严开菊和吴教导员的女儿吴丽萍更是亲如姐妹,寒暑假中,她们形影不离。1973年,吴教导员一家转业到湖北老家,两家人洒泪告别,难分难舍,乡亲们都赶来送行。

20世纪80年代,吴教导员所在的湖北省竹山县7031电厂需要煤炭,派他出差到该县购买。办完公事,他特意去万源拜访部队驻地乡亲,寻找严登堂一家。谁知途中交通不便,一封加急电报将他召回,成了终生的遗憾。2006年离世前,他特意嘱咐女儿吴丽萍,今后若有机会到万源,一定要代他看望那里的乡亲,看望严登堂一家。

## 铁建人

□ 姚群

我们共同把优质工程创建

我们无法忘记那个久远的村口  
一声稚嫩的“爸爸”  
我们无法忘记那位白发的老人  
止不住地念叨  
“下一次回家,是什么时候”  
一个个无法兑现的承诺  
一次次节日离别的愧疚  
只有大山的缄默

才能让你深深感受  
那种深沉的情感与责任的厚重

开工的时候  
我们奋战一线不分昼夜  
竣工的时候  
我们举杯欢庆一醉方休  
我们在聚与散里选择了后者  
我们把激越的情感深埋心头  
用这份情感  
把荒芜建造成繁华  
把天堑改变为通途

没有人知道  
我是谁  
远方的我不再是一个人  
我们是一支军队  
引领着通往繁荣的列车  
我们有共同的名字  
铁建人  
作者单位:中铁十七局建筑公司



荷

黎文成 摄

## 最美,外婆

□ 段玉兰

父亲是名铁道兵,母亲独自一人带着我和妹妹生活,既要下地干活,又要忙于照顾我和妹妹,很是艰辛。于是,我便被送到山里的外婆家,由外婆照顾。

外婆的家坐落在湖南邵阳东麓的一个小山坳里,连绵起伏的群山包裹着一个稀稀落落的小村庄。清晨空气清新,光影斜照,勤劳的外婆沐浴着薄雾走向村口的老井,颤悠的扁担在外婆的肩膀上发出“吱悠吱悠”的响声。两只摇晃的空桶随着外婆起伏的脚步声,交织成一支深沉而古朴的乐曲。外婆在繁忙的生活中奏响了这支晨曲。

在我童年的记忆里,总能看到外婆在田里劳作的身影。当春寒料峭的山风刮过原野,枯草拼命从黝黑的土地里破土萌芽时,外婆便开心地离开不紧地规划着自己的十几亩田地。没有念过书的外婆,虽然不懂得农作物轮换种植的深奥知识,但凭借多年的种植经验总结出:轮换种植物,可以保证土壤养分的均衡利用,能更好地调节土壤肥力。当微拂的春风一遍又一遍地吹开皱裂的土地,蒙蒙细雨轻轻地敲击着泥土,地里泛起潮湿泥土香味儿的时候,外婆便打着一双赤脚,开始播种农作物了。我的眼帘浮现出一幅美丽的画卷:春风

轻柔地拂过田野山庄,外婆的白发在风中飘扬,外婆的身影在田埂上晃动。柔软的腰肢时而弯曲,时而直立,一只胳膊撑着竹篓,灵巧的指头捏起种子,另一只手不停地挥洒着化肥,播种下外婆的希望,滋养着这片贫瘠的土地……

劳累了的外婆,也喜欢在田间地头独坐休憩,欣赏那变幻无穷的云彩,内心涌起无限的温馨与浪漫。在明净的蓝天下,外婆继续抡起铁耙娴熟地“啃”着地里的泥巴。日复一日,年复一年,外婆在田野里舞动生活的节奏,用勤劳智慧的双手创造着幸福的生活,书写着别样的人生。

仲夏时节,乡间地头洋溢着夏的绚丽,田间的秧苗郁郁葱葱,群山峻岭间蕴藏着无数的财富,木材草药、珍禽异兽。这时,外婆便放心地离开一段时间的田园生活,带着我奔赴莽莽群山,抡起坚硬的锄头,拾起一根根名贵的药材;叩问这满山遍野的树林,采摘人间鲜美的蘑菇,采集山间绚丽的山花,浑身注满了力量。

秋天,是外婆的秋天。这个季节,外婆注定忙碌,注定疲惫。当第一声鸡叫的时候,外婆已踏落了滴滴晨露,背负着沉甸甸的收成,一步一颠地把秋天领回家;这个秋天,外婆心里是微笑的,那高高堆起的黄豆

秸、玉米秸,堆积着外婆殷实的期望;这个秋天,外婆的容颜憔悴了,腰弯曲了,岁月在她的脸上无情地刻下了刀痕,佝偻的身躯解读着外婆斗志弥坚的人生历程。

秋收过后的农闲季节,外婆依然不肯闲着。她买来柔软的绒线,为家人编织毛衣,在昏暗的油灯下,一针一线将满满的爱、满满的柔情编织于绒线中。她那灵巧的双手把绵长的爱捻成坚韧的线,编织着岁月的璀璨;她那布满裂痕的双手总会把生活调配得有滋有味,粗糙的柔情经过外婆的加工,变成又香又甜的美食;她那布满老茧结痂的双手承载着满满的幸福,外婆总是把人不敷出的日子,填补得平平整整。

山里的外婆呵,您把青春投入到贫瘠的土地里,岁月使您的身躯日趋佝偻,您却依然为家人遮风挡雨,依然为家人撑起一片温暖的天空。

作者单位:中铁十八局技工学校